

# 水上书

黄成  
著



海豚出版社

第  
一  
卷

上  
冊

第  
一  
冊

●  
●  
●

第  
一  
卷

第  
一  
冊

黄成  
著

# 水上书

海豚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上书 / 黄成著. —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4.6  
ISBN 978-7-5110-2092-5

I. ①水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书评—中国—现代—选  
集 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4200号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  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郝付云 张 镭  
美术编辑: 吴光前  
责任印制: 于浩杰 邵卜硕

出版: 海豚出版社  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  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 
邮 编: 100037  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  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 
开 本: 32 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  
印 张: 5.5  
字 数: 69 千  
印 数: 1-3000  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,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092-5  
定 价: 18.00 元

## 目 录

- 济慈：我们的同时代人 (1)
- 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济慈 (12)
- 济慈墓志铭的四种译文 (14)
- 伯利：嗜书如命的主教 (19)
- 书之爱：爱书人的圣经 (35)
- 福楼拜：当布瓦尔遇见佩库歇 (40)
- 契诃夫笔下的“宅男” (46)
- 世纪学人 百年影像 (55)
- 残雪：从梦魇到宣言 (59)
- 余华：有关阅读的四个变奏 (62)
- 《沉思录》：一本经久而时髦的书 (65)
- “纸手铐”：一种公共记忆 (69)
- 不够袖珍的口袋书 (72)
- 穿行语词的密林 (75)
- 一个拥抱中开始的故事 (82)
- 父与女：动画短片及绘本 (85)
- 听阁楼里的人说往事 (90)
- 近距离看林语堂 (95)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林语堂的“枕中秘”    | (100) |
| 郑振铎：欧行二三事    | (103) |
| 泰戈尔：新旧译本对照   | (107) |
| 一次漫长的思想探险    | (112) |
| 一场愉快的时空之旅    | (117) |
| 走出“镜中世界”     | (122) |
| 走进“监狱图书馆”    | (128) |
| 打开藏书票这扇窗     | (136) |
| 汛涛化细雨 润物细无声  | (141) |
| 奥威尔和“爱书人之角”  | (145) |
| 嗜书症、窥探癖及纸房子  | (147) |
| 旧书商与他的“百年老店” | (155) |

# 济慈：我们的同时代人

## （一）

世界诗歌日，书店也推出了相关诗展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《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》以其宏大的规模和统一的装帧占据了整个展台。可是在各大书店里我从没见过《济慈诗集》的影子，他的诗作大多散见于各种诗歌选集，他是一位被重视同时也被忽略的诗人。

诗人骆一禾曾说：“在我们这里，无法指望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会有人重新发现一个过往的诗人。”所幸的是，在书信中，济慈抄录了大量诗

作的初稿，多少能弥补我们资料上的缺憾。

我们发出的信，大多会在多年之后被毁掉。济慈的书信则在当时就被收信人看出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，因而被奇迹般地保存、收集或抄录下来，并在20世纪受到重视和好评。

T. S. 艾略特认为它是“信札中的模范”，“揭示出一个令人喜爱的性格”。奥登认为济慈的书简具有莎士比亚式的魅力，甚至有一天会比他的诗作拥有更多的读者。

阅读这些书信，你很难相信它们竟然写于190多年前，正如吴尔夫所说：“诗人永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。”

然而，身后的历史又是这般的喧闹，在王尔德的诗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——

这是恩底弥翁怀着秘藏的情感  
给他怀恋的人写的书信。  
拍卖场上挤满吵吵嚷嚷的人，  
正出价争购每一张可怜的信笺，

真的！对诗人激情的每一次搏动，  
都开了价钱。不爱艺术的商人  
弄碎了诗人水晶般的心，  
以便他们的小眼睛能贪婪地紧盯。

岂未听说过？在古老的年代，  
遥远的东方市镇黑夜笼罩，  
一群兵丁高举着火炬跑来，  
为一套简陋的衣衫争吵，  
拈阄分一个不幸人的衣袍，  
懵然不知上帝的惊讶和悲哀！

## (二)

我继承了人类最可怕的敌人：  
有遗传性的肺结核和精神错乱症。  
疾病、疯狂和死亡是缠绕在我身上的三大  
恶魔。

——蒙克

蒙克在《呐喊》中表现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时代恐惧，这幅画在2000年被用作译林版《审判》的封面装帧，可以说是相得益彰。

为了摆脱恶魔的纠缠，人类开出了各种偏方，如《茶花女》中的牛血、《药》中的人血馒头，不断地往祭坛上倾注热气腾腾的鲜血，一层层地覆盖、凝结，黯淡下去，然而一朵朵娇艳的玫瑰仍不时地在手心中绽放，凋落。

不幸的是，雪莱、济慈、卡夫卡、蒙克、鲁迅、勃朗特三姐妹……都被恶魔列入了长长的黑名单，人类的群星就这样悄然而迅疾地划过夜空。

1818年3月，济慈去外地照顾患病的弟弟托姆，也因此而传染了肺结核。作为弃医从文的诗人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将如何一步步地迈向死亡。如同王尔德笔下的夜莺。

在最后的日子里，他显得非常平静，并口述了自己的墓志铭：“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.”（此地长眠者，声名水上书。）

### (三)

在安徒生的童话里，中国是有夜莺的，它住在一个茂密的树林里，它的歌唱非常美妙，连皇帝都流出眼泪来，恨不得把夜莺关进笼子，插上发条，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，节奏必须合拍，并且属于某个学派……夜莺飞走了。

再次听到夜莺的歌唱是在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夜半，徐志摩在文中写道：“诗中有济慈的《夜莺歌》，与禽中有夜莺一样的神奇……这歌里的音乐与夜莺的歌声一样的不可理解，同是宇宙间的一个奇迹，即使有那一天大英帝国破裂成无可记认的断片时，夜莺歌依旧保有他无比的价值……”

徐志摩为《夜莺颂》作了散文化的翻译，但是要想读到原汁原味的诗歌译本，我们还得耐心等待上三十年，等待另一位诗人的出现。

#### (四)

查良铮(1918—1977),诗人,翻译家;清华文学的重要代表。上世纪四十年代以笔名“穆旦”出版了《探险队》、《穆旦诗集1939—1945》、《旗》等三部诗集,五十年代起主要从事外国诗歌的翻译工作。

王小波在《我的师承》中写道,查良铮先生译的《青铜骑士》,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,是最好的文字。

目前我们所见的济慈诗歌中译文,大多出自查先生的译笔,特别是几首颂诗的翻译,很好地保留了原作气势磅礴、音调优美、首首可诵的特点,对比不同的版本,相信能够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乐趣,如《秋颂》,第1节——

①济慈原作:

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,

Close bosom-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;

Conspiring with him how to load and bless  
With fruit the vines that round the  
thatch-eaves run.

②查良铮译：

雾气洋溢、果实圆熟的秋，  
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；  
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  
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。

③傅修延译：

雾霭茫茫、瓜圆果熟的节令，  
成熟太阳的心腹密友；  
你们合议如何赐福给藤蔓  
让它缀满果实爬上茅屋檐头。

## (五)

呵，春日的歌哪里去了？但不要  
想这些吧，你也有你的音乐——

如果我手头有一本《济慈传》，或者别的什么专著，那么，我宁愿守着它，而不愿在书店与书店之间穿梭，也不会来撰写这篇“蹩脚”的文章，我会在10月31日对着你的画像说：生日快乐！或者向朋友们提起，今天是你的诞辰！然后推荐一串关于你的专著书目。

但是，我没有这本书。

我拜访了许多人，并希望他们能提到你，哪怕只有两个字。

雪莱为你谱写了一曲伟大的《阿多尼斯》；博尔赫斯给你写了一首诗，并就《夜莺颂》第七节的难点作了说明；里尔克为你的画像题词；朱自清游学欧洲时访问了你的故居，那儿有你可爱的芳邻……

威尔·杜兰特勇敢地挑选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诗人，包括我国的李白，并认为在你们的诗歌中，音乐、情感、想象和思想奇妙地融为一体。

城市里没有谷仓，没有田野，也没有打麦场，我带着一卷济慈，当人们问起你是谁，和济公是什么关系，我预感到冬天已经不远了。

## (六)

雪莱认为，济慈的病故和评论界的打击是分不开的，但从济慈的信中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：“我没有理由抱怨，因为我确信这个时候任何真正美妙的东西都会被人察觉。”

在《阿多尼斯》前言中，雪莱这样描绘诗人的归宿：

这墓园是在断垣残壁所包围着的一片空地上，冬天则长满了紫罗兰和雏菊。能葬身在这样幽静的地方，真可令人对死亡不胜向往。

一年后，雪莱遭遇海难，人们之所以能够辨认出他，是因为在他的衣物中，一个口袋装着索福克勒斯，另一个口袋装着济慈。他的心脏被安葬于罗马新教徒公墓，就在济慈的墓旁，墓碑上简单地刻着：“Cor cordium”（心中之心）。

1821—1824年，英国相继失去了三位伟大的诗人。

## （七）

永远，永远听她无比温存的呼吸，  
这样永远活着——不然就此气绝。

1819年6月济慈和芳妮·布劳恩（Fanny Brawne）初次相识，10月重逢时便坠入情网，并于同年12月25日订婚——济慈的病使这一切变得遥不可及。

我们感谢芳妮，她的出现使诗人的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，1819年的夏天永远是英国诗史上的

神奇季节；也因为她给诗人带来的心痛，使疾病的痛苦显得微不足道。

诗人没能在爱的欢乐中得到永生，却如愿地在爱的迷恋中死去。